

長橋觀月
天啟癸亥歲寫
金陵四十景于
秦淮草舍
林陸壽柏



車輪轆話紅樓

史迷著



舊院長街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和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是在作者对《红楼梦》多年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书中探讨了《红楼梦》的版本、作者以及相关的研究和争鸣等重要问题，见解独到，通俗易懂，饶富情趣，是一本走近《红楼梦》、了解《红楼梦》的很好读物。

本书适合国学，特别是“红学”爱好者以及相关研究者和学习者阅读。

责任编辑：刘 睿 文 茜

责任校对：韩秀天

特约编辑：张宪荣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车轱辘话话红楼 / 史迷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

ISBN 978 - 7 - 5130 - 0782 - 5

I. ①车… II. ①史… III. ①《红楼梦》研究 - 通俗读物

IV. ①I207. 41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2370 号

车轱辘话话红楼

Cheguluhua Hua Honglou

史 迷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 - 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13

责编邮箱：liurui@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20mm × 960mm 1/16

印 张：19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197 千字

定 价：3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0782 - 5/I · 172 (368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是一名业余的红学爱好者。

但说是业余，有时却比专业人士兴头来得还大。出国 20 多年，惟一一部从未停止过阅读的中文书籍，是《红楼梦》；惟一让我兴趣盎然的业余学问，是红学。只是在 2005 年以前，因为忙于在海外的学习和生存，没有机会认真打理过自己的爱好。2005 年年初，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海外的文学网站上写有关红学的文章，主要是想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网友普及一下红学的基本知识。因为自己并非专业人士，对红学研究没有独到的认识，所以只是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同时，感觉到近些年来红学研究没有产生出重大成果，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很多红学文章是在不断重复着过去的研究。所以，给自己文章的标题开玩笑地定为“车轱辘话”：取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的寓意。

开始在网上发文的时候，打算只写十几篇短文。没想到，网友们阅读后，反响不错。有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的，也有希望了解更多红学知识的，还有希望能读到我自己对红学的一点愚见的。我自己则希望通过写这个系列小品，能将自己从年轻时代就喜爱《红楼梦》和红学研究且一直不曾放手达三四十年的感受表达出来。这其中包括对专家们的敬仰、对父

亲的怀念、对《红楼梦》的痴迷，以及对各类观点的争鸣，当然，也有自以为是的我见。于是，几年间，无拘束地自由发挥，让“车轱辘”不停地在转，竟然也积攒下了一个小小的家底——近60篇各具特色的杂文。我深知自己的水平还远远无法上升到专业高度，但毕竟是自己付出的辛苦，“敝帚虽微亦自珍”，心底是欢喜，是知足。

承蒙知识产权出版社不弃，使拙文得以付梓。对此，鄙人实怀感激之心。惟愿读者掩卷之余，能领会作者推广普及红学之用心，能感受红学之清雅与精深，能发出欣赏有情人之会心一笑。倘能如此，我就不会自愧愚陋和误人时光，也不会自愧使出版社名誉贬损，为我受过了。

大学时代的学长，交通自动化专家周蔚吾博士经常鼓励我缀文成书，旅美画家黄锦江先生特意为拙作撰写书名和绘制插图，在此，向二位仁兄表达深深的谢意。

史 迷

2011年6月于温哥华郊区

目 录

读红篇

脂砚斋	3
畸笏叟和脂砚斋	10
“靖本”迷雾	17
“列藏本”的真假	23
《石头记》和《红楼梦》	27
谈《红楼梦》的几个序言	32
再谈《红楼梦》的几个序言	37
程甲本	42
闲谈后四十回	47
有关曹雪芹的两首假诗	53
从《废艺斋集稿》到《秋葵图》	57

雪芹篇

曹雪芹的三个卒年	65
敦敏 敦诚	69
明义	73
张宜泉	78
再看曹雪芹（一）	82
再看曹雪芹（二）	86
再看曹雪芹（三）	89
再看曹雪芹（四）	94
再看曹雪芹（五）	99
再看曹雪芹（六）	104
再看曹雪芹（七）	108

后学篇

虎兔相逢大梦归（上）	115
虎兔相逢大梦归（下）	121
湘江水逝楚云飞（上）	128
湘江水逝楚云飞（下）	132
对秦可卿死期的探讨（一）	137

对秦可卿死期的探讨（二）	141
惭愧当年石季伦	146
玉在楼中求善价	150
红学之秦可卿	155
大火烧了毛毛虫	160
谈谈“兰桂齐芳”	164
举案齐眉	168
歪读红楼	173

争鸣篇

欧阳健、脂砚斋和新红学派（一）	181
欧阳健、脂砚斋和新红学派（二）	184
欧阳健、脂砚斋和新红学派（三）	188
欧阳健、脂砚斋和新红学派（四）	192
文章千古事——读《破译红楼时间之谜》（上）	196
文章千古事——读《破译红楼时间之谜》（下）	202
刘心武和红学研究（一）	208
刘心武和红学研究（二）	213
刘心武和红学研究（三）	217
刘心武和红学研究（四）	222
小议《土默热红学》	227

怀亲篇

父亲的手稿（《脂评臆解》序）	235
脂评臆解（父亲遗稿一）	240
脂评臆解（父亲遗稿二）	247
脂评臆解（父亲遗稿三）	253
又早落花辰	259

师尊篇

重读芳华（一）	265
重读芳华（二）	270
重读芳华（三）	276
胡适和蔡元培的红学之争	281
周汝昌与胡适间的师从之疑	286
毛泽东与《红楼梦》	291

讀
紅
篇



脂砚斋

我在以前写过的几个短文中曾简单地介绍过脂砚斋和脂评。这篇短文所谈的，很可能与以前讲过的重叠。我将尽力不重复以前写过的重点，特别是欧阳健对脂砚斋的辨伪，就简单地“就脂话脂”吧。

从192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问世，红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脂砚斋”这三个字。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思想解放和文学商品化的推动，更是到了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不知道脂砚斋的”的地步（冯其庸语）。红学大师周汝昌更把脂学、曹学、版本学以及探佚学归结为红学研究的四大分支。而在这四大分支中，脂学又是连贯其他三学的关键，是重中之重！目前的现实是：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离不开脂砚斋；研究后四十回的真伪离不开脂砚斋；研究各种版本的异同，也离不开脂砚斋。用红学家的话讲，脂砚斋是打开红楼迷宫的钥匙。脂砚斋和脂学成为红学中真正的“显学”。清代《红楼梦竹枝词》讲“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到现在真成了“开口不谈脂砚斋，读破红楼亦枉然”，这就是近些年红学研究的现状。毫无疑问，它是过头了，但也反映了脂砚斋和脂评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红学研究是一面大旗，那脂砚斋则是支撑这面大旗的旗杆。

首先要问的是：谁是脂砚斋？他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

目前红学界尚无定论。最早提及脂砚斋的是一位名叫裕瑞的皇室宗亲。他在《枣窗闲笔》中谈到《石头记》时指出：“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的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裕瑞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死于道光十八年（1838），和曹雪芹不在同一时代，他的多数话是从前辈亲属中听到的。而《枣窗闲笔》是在1957年才被人们知晓。由于发现的比较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第一版都不曾提及，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第二版中，对其真实性是怀疑的。所以尽管这个资料透露了鲜为人知的信息，但在红学研究中的影响却不是很大的。因此脂砚斋为雪芹之叔说，一直未能得到红学界的公认。

甲戌本的收藏人名叫刘铨福，清末人，大收藏家。他在甲戌本里面写过五个跋语。其中一个说：“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另一个说：“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从不臆度。”他认为脂砚斋与雪芹是同时人，且是一个从实批书的人。问题是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细节早于他读到的甲戌本呢，抑或这是他读完甲戌本的感受，就不得而知了。很明显，其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是前者，无疑他的话可作为红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但如果是后者，那任何一个读过脂评本的人，都有可能作出类似的判断，其史料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我的观点则倾向于后者。因为在芹、脂的关系上，他仅用了“同时人”这

个词，并未讲出更多的“秘闻”。

胡适是甲戌本的发现者。他对脂砚斋崇拜有加，倾向性是极大的。而与他早年志同道合的俞平伯，到晚年却站在基本否定脂砚斋的立场上。这应和俞平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红学代表人物”（毛泽东语）而反复被批判有密切关联。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汝昌对脂砚斋的看法。他之所以否定裕瑞的《枣窗闲话》，是因为他认定脂砚斋应该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与雪芹一同经历过“秦淮旧梦”的知己。敦诚悼雪芹的诗中有“新妇飘零目岂瞑”句，周汝昌认为这个新妇就是脂砚斋。如果进入到《红楼梦》中，脂砚斋便是史湘云。由于周汝昌在红学界的泰斗地位，所以许多通俗文化作品多采用他的这一观点。但我们在脂评本中所见笔笔皆是的是内证，如自称为“老朽”“朽物”，及“命其删去”等，均不像一个旧时代女人的口吻。周先生从年轻时代的《新证》到新近以近90高龄完成的另一考红大作《红楼十二层》，一直坚持“妻说”而不变。其“咬定青山不放松”之韧，旁人所不能也。我认为，除非有新的史料能证明芹脂关系，否则裕瑞的《枣窗闲笔》就是惟一明确指出脂砚斋是雪芹之叔的史料——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尊重史料的立场上。

其次，脂砚斋做了什么？

有11种早期抄本《石头记》上载有脂砚斋的批语，被红学家称为脂评本，简称脂本。这里又分为两种不同的脂本，一是书名上明确些写了“脂砚斋”三个字的抄本，如《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己卯本及庚辰本。甲戌本仅存十六回，己卯本仅存四十一回，庚辰本存有七十八回，均是残本。另一是书名未标明脂砚斋评，书中却含有与以上三个脂评本相同的批语，如戚蓼生序本（后因被有正书局石印出版，又称“有正本”）、蒙古王府本、郑振铎藏本、苏联列宁格勒藏本等。这些多是八十回本，比较完整，且均以《石头记》为名。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本》，简称梦稿本，是脂评本系统中惟一的一百二十回本，且是以《红楼梦》为名的抄本。除此之外，与不是脂评系统的程伟元、高鹗一百二十回刊本程甲本相比，脂评本的特点就是书名为《石头记》，而且没有后四十回。脂砚斋以亲身经历小说中众多历史事实以及深知雪芹创作理念、曹家家世为由，在这些早期的抄本上留下了近8 000条批语。如仅以标有“脂砚斋重评”之名的三个抄本计算，也有4 600条之多，这就是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贡献。

再次，脂评都讲了些什么？

几千条批语，多数是读了小说后的感受——从几个字的品评，到大段的议论——这和其他古籍书上的批语并无二致。脂评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引起红学家们的深度注意，并不是由于这些占大多数的一般批语，而是为数不多的，却对研究《红楼梦》有指导意义的特殊批语。红学家们将他们归纳为以下几个重点：

（1）雪芹的生平和家世。最著名的批语就是那条几乎每个红学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

而逝”了。再有，在元春省亲一文中批道“借省亲写出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直接把曹家在江宁接驾康熙南巡与小说联系起来了。又如，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所计划改变的五件事处，有批道，“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恻，血泪盈面”，完全是一个过来人的感受。还有多条批语直接谈到曹寅及往事，就不一一列举了。

(2) 与雪芹分享著书。对正文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脂砚批语曰：“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了去，方是巨眼。”直截了当地肯定了曹雪芹的著书权。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中出现了一段所有抄本都没有的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是曹雪芹直接将脂砚斋写进了《红楼梦》正文中了。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个独有的“凡例”，凡例后有首七律诗，现抄录如下：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首诗是曹雪芹所作，还是脂砚斋所作，红学家至今不能确定。如果此诗是雪芹所作，为何其他版本均未收入？若是脂砚斋所作，则足以证明他在《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首诗和诗前的凡例，是成就甲戌本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3) 佚文与续书。有条脂批：“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又道：“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在有关湘云的结局上，有批道：“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这几件事，在现今的后四十回上都是看不到的。在宝玉的结局上，用了“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诫，叹叹”等。家败后，宝玉贫困寒酸的生活境况，也是在现今的后四十回中找不到的。更重要的，脂批是让读者知道后几十回的手稿遗失了，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只能是别人的续书了。

(4) 秦可卿死因的揭秘。可参看拙文《秦可卿》，不再赘言。

最后，如何看待脂砚斋和脂评？

甲戌本一出现，脂砚斋就被红学家奉若神明，红学研究就开始围着他转。随后几十年的新发现和研究，脂砚斋被围得越来越紧，转得越来越快。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人对脂砚斋的地位发出了挑战，认为他的文笔拙劣，评点疑点太多，但此论范围还是局限在脂砚斋是否应该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及对脂评的研究是否垄断了红学研究等问题上。到了90年代，欧阳健才明确地提出把脂砚斋从红学研究中扫地出门。他的观点受到了以维护红学大厦基石为己任的众多红学家的抵制。但从他的大作《还原脂砚斋》问世以来，还未见全面反驳的文章来回应他的挑战。或许一个重大的辩驳正在酝酿